

MINGUO
SHIDA
DIFANGWANG

民國十大 地方王

郭化夷 著

军阀割据，各霸一方。
明争暗斗，机诈权变。
民国高层争斗大揭密——
真实再现国民党派系纷争内幕，
精彩描述地方王钩心斗角史实。

作家出版社



“山东王”韩复榘



“南天王”陈济棠



“湖南王”何键



“四川王”刘湘



“湖北王”何成浚



“云南王”龙云



“贵州王”王家烈



“青海王”马步芳



“宁夏王”马鸿逵



“新疆王”盛世才

民國地方志大全

郭化夷／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十大地方王 / 郭化夷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5.11

ISBN 978-7-5063-8516-9

I. ①民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8362 号

民国十大地方王

作 者: 郭化夷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288 千

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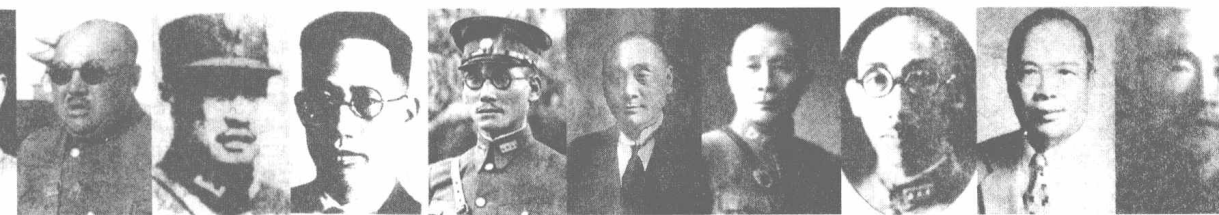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063-8516-9

定 价: 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

第一章 遭蒋枪杀的“山东王”韩复榘 / 001

第二章 独霸广东的“南天王”陈济棠 / 029

第三章 一生反共的“湖南王”何 键 / 067

第四章 老谋深算的“湖北王”何成浚 / 091

第五章 神秘病故的“四川王”刘 湘 / 119

第六章 弃暗投明的“云南王”龙 云 / 151

第七章 无可奈何的“贵州王”王家烈 / 191

第八章 不可一世的“青海王”马步芳 / 213

第九章 终死美国的“宁夏王”马鸿逵 / 239

第十章 杀人如麻的“新疆王”盛世才 / 261

第一章

遭蒋枪杀的“山东王”韩复榘



韩复榘（1890—1938），字向方，河北霸县人。1926年4月，与石友三投靠阎锡山，任山西陆军第十三师师长，后任援陕第六路军司令。后历任第二集团军第六军军长、第三方面军总指挥，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一师（后改称十二师）师长，河南省政府主席。1930年9月被蒋介石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重职，统治山东达八年之久，故有“山东王”之称。1935年4月，晋升陆军二级上将。抗战爆发后，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、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。1938年1月24日，以“违抗命令、擅自撤退”的罪名被处决。

叛冯投蒋

1910年春，陆军二十镇驻扎在关外的新民府。这天正午，二十镇设在城外的招兵站门口，围了不少前来报名当兵的。第三营管带冯玉祥从招兵站门口经过，看见一个个子高大、虎头虎脑的后生，站在人群后面，默不作声。

“这是个当兵的料。”冯玉祥当下看中了他，便朝他走去。

“小伙子，哪里人？”冯玉祥问他。

“关里霸县人。”年轻人见是个当官的，并不感到胆怯，说话铿锵有力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俺叫韩复榘。”

“会认字吗？”

“在家随家父读了几年学馆。”

“好，我们二十镇正差个司书生，你跟我来吧。”冯玉祥说着，便叫来随从，把韩复榘带到自己的军营。



冯玉祥

韩复榘出生在河北霸县一个小康之家，父亲是清末秀才，在村里当私塾老师。韩复榘从小便跟随父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。韩复榘天性好动，从小喜爱舞棍挥棒，常常和一些破落子弟混在一起。

韩复榘十岁那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。韩复榘有个叔叔韩洁亭早年参加过京奉路的修筑，接触过洋人，会说几句洋话，回乡后常常与人谈起洋人一些事情。义和团便把韩洁亭视为“二毛子”。一天，村里的义和团成

员手持长矛大刀，把韩家团团围住，杀死韩洁亭，一把火将韩家的房子焚为灰烬。从此家境沦落，韩复榘被迫辍学在家。

韩复榘不务正业，染上了赌博的嗜好，而且赌运不好，最后弄得债台高筑，债主常常登门逼债。为了躲债，韩复榘便出走东北，打算投奔早年到东北谋生的大哥。

韩复榘到了关外，才发现出门时忘了带大哥的地址，大哥找不到，盘缠花光，正在走投无路之时，看见新民府招兵，便前来报名。

就这样，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，当了一名司书生，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。冯玉祥与王金铭、施从云等人响应，发动了滦州起义。失败后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王金铭、施从云被斩首，冯玉祥、韩复榘等人被抓入大牢。

不久，清朝皇帝溥仪退位。于是，在监狱中准备砍头的冯玉祥和韩复榘保住了脑袋，被释放出狱。

1914年，北洋要员陆建章在陕西省当了督军，他重新起用冯玉祥，很快，冯玉祥便升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。韩复榘跟随冯玉祥，南征北战，屡立战功，逐步得到重用，后升为旅长、师长，成为西北军的一名将领。

1928年春，蒋介石与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联合，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，向张作霖的奉军发起进攻。

韩复榘时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。在河北漳河大战中，奉方火力强大，韩军几次强攻都没有奏效，几个师长、旅长均受重伤，人员伤亡惨重。危急时刻，韩复榘举枪亲率大军发起冲锋，边冲边喊道：“我们只有前进，没有退路。攻不下阵地，总司令会枪毙我，与其被枪毙，还不如战死。”官兵们在他的鼓动下，拼死向前，终于击溃奉军。接着，韩军进石家庄，攻保定，直逼北京城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，被人称为“飞将军”。

不久，韩复榘的军队被南京政府缩编为第二十师，驻河南漯河，韩任师长。韩复榘到漯河后，心情很不舒畅，二次北伐胜利，冯玉祥手下的将领宋哲元、孙良诚、刘郁芬等都当了省主席，鹿钟麟还到南京当了部长，而自己



冯玉祥

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却反而被降职为师
长，于是，他常常当着部下的面，大
发牢骚。

后来，冯玉祥为了安抚韩复榘，
委任他为河南省主席。正在韩复榘高
兴之时，冯玉祥又派来参谋长石敬亭，
接替了韩复榘二十师师长的职务。

二十师是韩复榘的老班底，旅长
以下的军官大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。
如今石敬亭把师长的位置接替过
去，只剩下省主席的空衔，韩复榘心
里好不痛快，他开始对冯玉祥心存
不满。

1929年春夏之间，蒋介石与冯玉祥发生矛盾，蒋冯合作宣告破裂。冯玉
祥下令在河南、山东的西北军全部西撤到陕西、甘肃一带。

5月19日，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县召开会议，商议西撤问题。会议一开始，
韩复榘便站出来反对，他说：“陕甘乃贫困之地，这么多的军队去了，怎么养
得起？我的军队就留在洛阳和南阳一带。”

冯玉祥对下属一向要求很严，对高级将领也不留情，常常处以罚跪、站岗
等体罚。有一回，韩复榘就被罚站岗两小时。这次听到韩复榘不听命令，当下
即斥责道：“养不养得起军队，那不是你操的心。只要有我冯玉祥吃的，就不
会让你韩复榘挨饿！”

韩复榘还想辩驳，冯玉祥已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：“你不懂兵法，是小孩
子见解。”

冯的这些话当场让韩复榘脸上挂不住，他认为冯是有意让他在大庭广众面
前丢人现眼。

韩复榘愤而返回自己驻地，立即秘密召集二十师的旅、团长开会。会上，

韩复榘愤愤地说：“今天开会，冯司令要我们把队伍往西北开拔，去西北干什么？那儿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，弟兄们去喝西北风呀！我在会上顶了冯司令几句，他不让我说话，我要是再说，就会被拉出去了。回来后，我思前想后，决定脱离冯司令，另起炉灶。如果弟兄们愿意跟着我走，就跟我走。不愿意跟我的，我也不勉强。”

“我们愿意跟着韩师长走！”会上大家众口一词，表示要跟韩复榘一道，离开冯玉祥。

于是，韩复榘当即下令，赶走石敬亭，带走整个二十师往东开拔。

接着，韩复榘发出通电，表示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，从而彻底背叛了冯玉祥。当时二十师驻扎在河南陕县附近的甘棠镇，韩复榘的这一举动，就被称为“甘棠东进”。

统治山东

这天，蒋介石正在南京城内召集会议，忙于布置与桂系作战的事宜，同时也在为冯玉祥、阎锡山等新军阀扩大局面伤脑筋。休会的时候，忽然接到韩复榘“拥护中央”的电报，老蒋喜出望外，当即复电，对韩的举动表示极大的赞赏。同时，让韩复榘马上来南京，他要当面对他表示奖励。

韩复榘接到老蒋的命令，不敢怠慢，连夜赶往南京。韩复榘一到南京，蒋介石又是会见，又是宴请。席间，宋美龄亲自给韩复榘夹菜、斟酒，使得韩复榘受宠若惊。接着，老蒋又把韩接到杭州，与他同游西湖，还合影留念。

随后，韩复榘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第三路讨逆总指挥、西北军总指挥。韩复榘奉命率部下在山东与阎锡山的军队展开连场恶战，牵制了阎军主力，使蒋军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。为使韩部更加卖力作战，蒋介石又是送钱，又是送军火，还先后派宋子文、宋美龄到韩部慰劳。

中原大战结束，蒋介石论功行赏，正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。

1930年9月，韩复榘走马上任。



与蒋介石合影

从此，韩复榘统治山东八年，成为称霸一方的“山东王”。

韩复榘的省政府设在济南市院前大街旧统制府内。省政府秘书长是来自西北军的张绍堂，政府下面各厅的厅长们，除教育厅长何思源是上届政府留下来的外，其余都是从河南带过来的原西北军的老同事。

韩复榘虽然背叛了冯玉祥，但在许多方面仍保持着西北军的传统。他的军队仍着西北军的灰色军装，唱西北军军歌。蒋介石为了对韩复榘的军

队进行改造，曾召集韩军团以上军官上庐山集训。韩复榘对此举颇不以为然，集训结束，这些军官们一回到济南，他就让这些人去见他。军官们知道韩复榘不高兴，马上脱掉国民党军服来见韩。其中有一个团长不识相，来见韩复榘时仍穿着蒋介石发的受训服装。韩复榘当下即拉长了脸，问道：“怎么，还没几天，你就姓蒋了？”

那个团长还算聪明，知道自己闯了祸，马上一个立正：“报告主席，我姓韩。大伙要我穿这套衣服，是想让主席您看看样子，我马上回去就脱。”

大伙一阵哄笑。

韩复榘也转怒为笑：“你倒会说话，马上回去给老子换了。”

韩接任山东省主席后，所有的厅长都更换了，本来教育厅长准备让参谋长张钺来当的，报到南京后，蒋介石不准，教育厅长仍让何思源来当。韩复榘因此很不高兴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对何思源态度冷淡，他的部下对何更是极力排斥打击。

他们排斥何思源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缩减教育经费。在省府预算审查委员会上，财政厅长王向荣和秘书长张绍堂领头提出缩减教育经费，省府全体委员当

即表示赞成。何思源表示坚决反对，他认为这是关系全省教育前途的大事，绝不能让步，散会后就去找韩复榘，对他说：“这不是我个人的事，是关系全省几百万学生和教师的事，主席要我干，就不能缩减教育经费，要缩减教育经费，我就走人。”

这一下韩复榘倒觉得是个问题。韩复榘虽为行伍出身，书读得不多，但对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。他稍作考虑，表示不减少教育经费，以后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，每年还要增加教育经费。

何思源在韩复榘手下干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厅长后，韩复榘认为他干得不错，改变了以前对他的冷淡态度。

有一次，韩复榘手下的军务处长开车，撞伤了济南女一中好几名学生。何思源闻讯后，非常气愤，当即来到韩复榘的办公室告状，要求严惩肇事者。恰巧韩复榘此时不在济南，何思源在省府发了一通牢骚，便回去了。

韩复榘的秘书长张绍堂、财政厅长王向荣、民政厅长李树春和几位处长早就对何思源不满，韩复榘一回来，他们就向韩告状，说他大闹省政府，要求撤掉何思源的教育厅长。韩复榘听这些人的汇报后说：“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山东人，又是读书人，我们要是连这样一个人也容不下，那我们会越做越小，最后非垮台不可。”这些人碰了个大钉子，从此再也不敢小看教育厅，为难何思源了。

后来，韩果然履行了他的诺言，教育经费每年都有增加，在他主政山东的八年里，山东的教育事业得到相当发展，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，还增设了一所医学专科学校，一所高中，八所乡村师范学校、若干所初中和职业学校。此外还筹办了国立山东大学。山东的教育事业在当时华北各省中是比较先进的。

1935年夏，黄河上游数日大雨，造成大堤多处决口，滚滚河水，流入江苏。江苏省筑堤堵水，把洪水顺着运河故道引向山东，使得山东西部数十县尽成汪洋。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自知理亏，连忙给了山东省十万元，作为补偿。

韩复榘对江苏的做法十分不满，他不理睬陈果夫，派了两个团的兵力，协

助当地灾民强行扒开江苏的截堤，使部分洪水顺运河流入长江。大水过后，鲁西灾民三十余万人无家可归，怨声载道。怎样安置这些灾民，韩复榘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出一个办法，他下命令把这些灾民分送到鲁东及胶济、津浦两路沿线未受灾各县，“代养”一个冬季。三十多万人可不是个小数字，开始，人们都怀疑这样多的灾民，以当时山东的运输力量，短期内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。韩复榘却狠下命令一定要如期完成。他亲自指挥调度，用手中掌握的二十几辆列车，又动员全省长途汽车，派出省府官员督催，日夜运送，凡是灾民随来随上车，每列车都有军队护送。在津浦、胶济两路，运送灾民的列车优先通行，一切客货车都得让路。这样，在短短的十几天，把三十万灾民全部运到目的地，就当时的条件来说，可算是一个奇迹。

灾民运到各地后，韩复榘召集各县县长开会，也对他们说：“这些灾民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们要好好招待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这次，我将把安置灾民的工作列入各位政绩，做得好的，将会表扬和奖励；做得不好的，提出批评；如果不及时改进，我就撤你们的职。”

这样一来，各县县长都不敢怠慢，使这些灾民渡过了难关。^①

亲自审案

韩复榘从小听父亲讲过包公断案的一些故事，后来从政之余还喜欢读《包公案》《施公案》之类的小说，读了小说，他便异想天开，想学着小说的那些人物，亲自审理案子。

审理案子，照理应该是法院的法官依照法律条文审理、判案。可韩复榘处理案子不是按照法律的程序，而是命令他的军法处进行办理，山东省高等法院、济南地方法院，还有各县法院形同虚设，一切以军法说了算，军法处则完全听命于韩复榘。

韩复榘审案，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和判案标准，一切依据他个人的喜好。总

^① 何理路：《韩复榘在山东》，载《民国政要百志》，2002年版第294页。

而言之，韩复榘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
1931年，教育厅第一科科长王延衡的情妇朱淑德自缢身死，并留有遗书。此案法院已经受理，经过审理，认为朱确属自杀。但韩复榘的军法处却硬说是朱淑德是与王延衡有了矛盾后，王延衡将她逼死的，朱淑德的遗书是王延衡伪造的。案件送到韩复榘那里后，他将王提到省府亲自审问，并经军法处逼供，将王判成死罪。

审判结果经济南各报纸登载后，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。王延衡是英国留学生，在全国各地有许多同学、朋友，他们纷纷为王抱不平，提出抗议，认为韩复榘草菅人命。韩知道此事闹大了，于是一面将此案转交法院，一面收买报社，答应每报给一百元大洋，条件是不再登载此案，同时又授意山东法院，仍坚持将王判成死罪。

山东高等法院觉得此案查无实据，确实不好判，但又不敢不服从韩，于是胡乱将王判处死刑，同时告诉王延衡的家属，此案还可以向南京最高法院控告。

南京最高法院核准申诉后，命令山东高等法院把王案移交江苏高等法院。山东法院接到命令后，连夜把王延衡送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。韩复榘得知消息后，命令军法处到火车站截住王延衡，可为时已晚，火车已开出了山东的地界。江苏高等法院对王进行公审，最后宣判王无罪释放。

山东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韩复榘审案故事。比如，他审案时间规定在每周三、六两天的上午，有时也在下午或夜间，遇有特殊案件则随时审理。审案地点上午经常是在省府大堂前。他学着古代小说中描写的那样，在大堂正中放上四扇屏风，屏风前有两层的台子，韩总是站在或坐在第二层台子上，台子上摆着一个惊堂木。如果下午或夜间审案，则多在自己的办公室。

审问前，由公安局会同军法处将犯人押上，审讯大堂的地上预先放一大捆绳和七八条军棍，摆上老虎凳，边上烧上一个大火炉，大火炉上架着一口大铁锅，锅内的开水翻滚着。大堂上的气氛显得异常恐怖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军法官叫一声：“有请韩主席——”此时，韩便从里面大摇大摆地走出，军法官高喊一声“立正”，韩稍稍点头，走上高台。韩复榘坐

定后，惊堂木一响，这就算是升了堂。

审问开始，所有人犯都带到堂前，由军法处长分别唱簿子，挨个点名，然后介绍案情。在介绍案情时，犯人多有陈述，或大叫“冤枉”，往往这个时候，韩复榘就会高举惊堂木拍下，呵斥犯人。韩在听取军法处处长介绍案情时，有时追问两句，有时则一句不问。案情介绍完，韩复榘往往会靠在太师椅上闭目沉思片刻，考虑这个案子该如何判。随后，他的手会轻轻地由面部自上而下一抹，此时，如果手往左一摆，这是开释的意思，执法队马上给犯人松绑，令其立在左边。如他的手急剧而有力地由面部拂下，往右一摆，这是要枪毙的意思，执法队随即将犯人五花大绑地绑起，令其站到右边。

韩复榘审案，速审速决，有时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案件，他快刀斩乱麻，很快便审讯完毕。

韩复榘审案既不要证词，也不需人证物证，有时闹出一些哭笑不得的笑话。

一次，省府参议员沙月波，派一个名叫小道的小孩给省府秘书长张绍堂送信。小道到省府后，适逢韩复榘坐堂审问一批盗匪犯。小道年仅十五岁，玩心未退，见省府大堂上正在上堂，一时好奇，便站在大堂右边观看。他不知，站在右边的犯人都是准备拉出去枪毙的。审案结束，执法队也将小道作为犯人押上了汽车，小道连声高喊。韩复榘问听差的：“那小孩喊什么？”听差答：“他说他是送信的！”韩复榘道：“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，统统枪毙！”原来，韩将他误认为是给土匪送信的那小道哪见过这阵势，当即吓得大哭起来，被执法队糊里糊涂拉到城外枪毙了。

再说沙参议见小道送信后一直未归，便打电话到张绍堂处，问小道的信送到没有。张绍堂答曰没见到送信人，便派人四处找寻。而执法队行刑后，发现多了一具尸体，经查明，正是将沙月波送信的小道给杀了。

沙月波闻悉后，连忙去找韩复榘，说执法队将小道给误杀了。韩笑了笑说：“现在他是小盗（道），将来就是大盗！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，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，以后不要再来。”

还有一次，省府警卫连连长的父亲由河南老家来济南看儿子。那天，他坐

在家里，闲得无聊，就去看韩主席审案。他不懂规矩，也立在了大堂右边。案审结束，执法队把他也当作犯人，拉上了汽车。老汉大喊大叫，说他是某某连长的父亲，他的儿子闻讯赶到，才将他救了下来。^①

韩复榘也学着古代小说中描写的清官样子，常常在山东省境内巡视，说是体察民间疾苦。有一天，韩复榘来到临沂县，到了县政府后，他提出要升堂审案。

那天，审理的是当地两姓仇杀的案子。

有唐姓一家六口人，民国十四年因家族矛盾被王姓杀死。当地人强悍，有仇杀风气，出了命案并不报官，而是相互仇杀。民国十九年，唐姓复仇，把王姓家族杀了七口人。

韩复榘听说此案后，传讯两家人。在堂上，他简单问了一下唐姓家的情况，被问人回答道：“唐姓家现有十一口人，最老的八十四岁，最小的十二岁。”

韩复榘回头对县长说：“把唐姓一家人全部抓来，统统枪毙。”

县长对韩复榘说：“王姓家也杀了人，此案……”

韩复榘不等县长说完，问他：“王姓杀人是什么时候？”

县长答曰：“民国十四年。”

韩复榘又问：“唐姓杀人是什么时候？”

县长再答：“民国十九年。”

韩复榘摆摆手，道：“民国十四年我没来山东，我不管。民国十九年我已当了山东省主席，唐姓还敢乱杀人，那不成。你不要多说话！”

县长吓得不敢再说什么。

堂上有人说：“请主席把八十四岁的老人放了吧。”

韩复榘说：“放什么，留着也会哭死的，还是一并枪毙了吧。”

唐姓一家就这样被韩复榘给杀了。

^① 萧逸、萧岳：《韩复榘这个人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37页；第296页；第297页。

与蒋斗法

蒋介石让韩复榘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后，对韩在山东的统治很不放心，于是授意 CC 系（这是美国人对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的简称）头子陈立夫派人监视韩复榘。这也是老蒋一贯的手法。陈立夫通过各种关系，在山东安插了不少亲信，韩复榘在山东的所作所为，尽在陈立夫的掌握之中。

陈立夫安插在山东的耳目中，有个人叫张苇村。此人名义上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负责人，暗地里却刺探韩复榘军队情报，干着监视韩复榘的事情。张自以为是陈立夫派来的人，不买韩复榘的账。

一次，张苇村向陈立夫汇报了韩复榘在山东招兵买马、私自扩充军队的事情。蒋介石得知这一事情后，十分不满，多次命令韩裁军。可是韩复榘软拖硬磨，就是顶着不执行。

那天，张苇村拿着蒋介石的电报，来找韩复榘。张说：“委员长命令你把两个军五个师缩编为两个甲种师，一个乙种师，手枪旅缩编为团，划为地方部队，你为何不执行？”

韩复榘听罢此话，拂袖而去，边走边说：“我跟你这党棍子说不通。”

在一次大会上，张苇村讲话说：“山东省的党政军必须团结一致，才能对得起中央托付的重任。我是山东省党务负责人，也有权过问山东的军政大事。”

韩复榘听了这话，差点没发作，当即萌生了除掉张苇村的想法。

陈立夫派来山东监视韩复榘的，还有一个中统特务叫谌峻岑，他是“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”主任。张苇村与谌峻岑一个在内，一个在外，给蒋介石送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，被韩复榘视为眼中钉，肉中刺。

如何除掉这两人，韩复榘想出了一条妙计。

张贪财好色，看见漂亮女子，眼睛就不会转弯，千方百计要将其弄到手。韩复榘决定利用他这个弱点。

1935 年元旦前夕，韩复榘让人在济南城内四处张贴海报，为辞旧迎新，

省政府在“进德会”举行大型游艺活动，希望市民踊跃参加。

张苇村听说这个消息后窃喜，以为在这个游艺活动中，又可以弄几个美女为自己解渴。

这天晚上，游艺会如期举行。“进德会”附近游人如织，车水马龙。提灯的、踩高跷的、舞龙玩狮的，好不热闹。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使得整个游艺场高潮迭起。

这晚，张苇村刻意打扮了一番。他身着青色长袍，头戴茶色礼帽，脚穿一双擦得贼亮的皮鞋，来到了游艺场。人流中，张苇村瞪着一双色眼，四处张望，物色猎物。可是半个时辰过去，他还没有找到一个中意的。

正在失望之时，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从背后传来。张转身一看，只见一个穿着时髦的女郎笑着从旁一闪而过。张苇村的眼睛一亮，随即在后紧跟不放。

那女郎离开游艺场，向城外走去。她似乎知道后边有人，在前面忽而快走，忽而慢行。张苇村在后面也不着急，和女郎保持着一段距离。他在等待着机会。

很快，游艺场的热闹被甩在了后边，前面是一大片僻静的树林。张见机会来了，加快脚步，企图追上那女郎，边追还边嘻嘻笑道：“前面那位小姐，你等等我嘛！”

正在此时，从树林里闪出三个人来，其中一人轻声说道：“这位先生，从何而来？”

张苇村停住了脚步。

就在他准备回转身之时，“叭、叭、叭”背后传来三声清脆的枪声。张苇村还没来得及回头，便倒在了血泊里。

等到张苇村被人发现时，早已命归黄泉。

当晚，韩复榘正在省府招待处与人打麻将，一个部属匆匆进来：“韩主席，张委员被人刺杀在城外。”

韩复榘全神贯注盯着手中的牌，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“哪个张委员？”

“是省党部的张委员。”

“什么，张苇村？他怎么被人杀了，凶手抓到没有？”